

比荷盧國家對中共脅迫作為的應處

洪瑞閔

國防戰略與資源所

壹、前言

相較於大型國家，各項資源與能力較為不足的中小型國家如何應對中共脅迫作為是一大挑戰。本文選擇比荷盧國家（Benelux countries），也就是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等 3 國作為中小型國家的研究案例，主要的考量有二：一方面，比荷盧國家具備相當豐富的大國應對經驗，如何在強權爭鬥的夾縫中生存是其外交政策的重點。另一方面，比荷盧國家截至 2018 年底為止都與北京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參見附表），然而其後的發展卻產生了歧異，其中，比、荷兩國與中國關係趨向緊張，而盧則持續強化與中關係。本文以下將就三國面對中共脅迫作為的應處進行分析，探究這些國家選擇挑戰或扞從背後之關鍵要素。

貳、比荷盧國家所遭遇的中共脅迫作為的樣態與目的

比荷盧國家主要遭遇的脅迫作為可分為兩種類型（參見附表）。第一種是外交脅迫。2020 年 4 月 27 日，荷蘭駐台機構的名稱變更被北京認為是干預中國內政的舉措，中國駐荷蘭大使館提出嚴正交涉，環球時報則揚言對荷蘭商品採取禁運並呼籲立即中止援助荷蘭的醫療物資出口。¹在中國提出抗議後，荷蘭駐台代表在臉書上所發布的相關影片也隨之下架，儘管荷蘭在台辦事處表示影片下架時間乃是依照原定計畫，²但這樣的發展仍不免令人將其與先前北京的恫

¹ “Netherlands lands in crossfire in US-China trade war,”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May 4, 2020, <https://www.rfi.fr/en/science-and-technology/20200504-the-netherlands-lands-in-crossfire-in-us-china-trade-war-coronavirus-asml-superconductor>.

² 張緒華，〈中國曾施壓 荷蘭駐台代表處改名短片下架〉，《中央廣播電臺》，2020 年 4 月 30 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2198>。

嚇聯結。

第二種則是言論自由與價值脅迫。2020年10月3日，比利時法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ULB）的研究員方文莎（Vanessa Frangville）撰文指出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對其所進行的新疆維吾爾研究進行威脅，要求更正其研究中的錯誤觀點並接受北京駐比利時大使館所提出的「客觀事實」，同時方也披露比利時學界以及當地華人留學生長期受到中國大使館的威脅利誘，要求協助監控有關西藏與新疆等議題學術活動。³此外，北京在2021年3月22日宣布對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利益與惡意傳播謊言的10個歐洲人士與4個組織實施制裁。⁴其中包括比利時與荷蘭籍的國會議員以及比荷盧籍的歐盟機構成員。這些人員與其家屬被禁止進入中國，其相關企業與機構也被禁止與中國往來。

就其背後之目的，我們可以觀察到自2019年起（參見附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新疆人權問題開始成為比利時與荷蘭國會聚焦之重點，因此北京的目標乃是希望透過此些作為產生恫嚇效果，壓制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的聲援。

參、比荷盧國家對中共脅迫作為的回應

若選擇中共對比荷盧國家最全面的脅迫作為為分水嶺，也就是以2021年3月22日對歐盟國家所進行的制裁為起點，我們可以觀察到比荷盧國家有著相當不同的發展（參見附表）：

一、比利時與荷蘭

除了可預期的召見大使表達抗議以外，我們可以觀察到比利時

³ Vanessa Frangville, "La chronique de Carta Academica – «Liberté académique sous pression en Belgique: le long bras de Pékin»,» *Le Soir*, October 3, 2020, <https://plus.lesoir.be/328813/article/2020-10-03/la-chronique-de-carta-academica-liberte-academique-sous-pression-en-belgique-le>.

⁴ 〈外交部發言人宣佈中方對歐盟有關機構和人員實施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年3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63102.shtml。

與荷蘭在新疆與台灣議題上的回應變得更加積極。在比利時方面，在 2021 年 7 月 8 日比利時聯邦眾議院通過有關新疆的譴責決議後，比利時的 7 個主要議會已有 6 個通過相關譴責決議案，荷蘭方面則有政府背景的退休基金決定停止對侵犯人權中資企業之投資的反制作為。⁵儘管幾乎每一次比利時與荷蘭採取的譴責或反制行動，北京方面均會經由政府或媒體管道予以嚴厲譴責，甚至揚言採取具體行動進行反擊，但荷比兩國的動作並未因此停歇。

二、盧森堡

相較於比利時與荷蘭的快速回應，盧森堡外交部長艾索柏恩（Jean Asselborn）遲至制裁發布 3 天後才召見中國駐盧森堡大使，當中除了表達對制裁的遺憾以外，僅表示願意和中國就人權議題加強對話。⁶事後面對記者提問中國大使的回應也僅表示「無可奉告」。⁷這樣的差異可以用歐洲議會議員與會員國的聯結一般而言不如國家國會議員來的深來解釋，也就是有別於比利時與荷蘭，盧森堡沒有個別國會議員直接遭受制裁，只有在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European Parliament Sub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與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of European Council）當中 3 位盧森堡籍委員因為這兩個單位被制裁的關係被「拖累」，但明顯地與比利時和荷蘭相較，盧森堡相對淡化對中國制裁的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盧森堡與中國雙邊關係在制裁之後反而更形強

⁵ Tuba Raqshan, "our Dutch pension funds divest from Chinese companies over Xinjiang links," *Asset News*, May 25, 2021, <https://www.assetnews.com/asset-owners/four-dutch-pension-funds-divest-chinese-companies-over-xinjiang-links>.

⁶ "Jean Asselborn spoke with H.E. Mrs Yang Xiaorong, Ambassad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Luxembourg, about human rights," *The Luxembourg Government*, March 26, 2021, https://gouvernement.lu/en/actualites/toutes_actualites/communiqués/2021/03-mars/26-asselborn-entrevue-ambassadrice-chine.html.

⁷ Bernard Thomas, "« Très regrettable »,» *Lëtzebuurger Land*, April 2, 2021, <https://www.land.lu/page/article/908/337908/FRE/index.html>.

化。中國建設銀行與中國銀行的綠色債券先後於 2021 年 5 月與 6 月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 LuxSE）上市。⁸

肆、比荷盧國家應對中國態度不同之原因

一、比利時與荷蘭

比利時與荷蘭敢於挑戰中國立場的原因主要可分為三方面：

首先，在安全面向上，近年來比利時與荷蘭兩國不斷發生與中國有關的間諜活動與網路攻擊（參見附表），已經引起兩國安全部門的高度重視，比利時內政部下的國家安全情報部門（Veiligheid van de Staat - Sûreté de l'État, VSSE）在 2018 年的年度報告就指出中國情報部門透過智庫、媒體、公營企業的活動已經損及比利時與歐洲的利益，⁹2020 的年度報告則直接將中國學生在大學的活動、新納粹、反伊斯蘭極端暴力份子並列為比利時的主要威脅。¹⁰荷蘭國家安全情報部門（Algemene Inlichtingen-en Veiligheidsdienst, AVID）在 2021 年 2 月所發表的報告指稱中國在銀行業、能源與基礎建設的網路間諜活動是荷蘭經濟「迫在眉睫的威脅」。¹¹儘管上述指控都為北京所否認，但許多比利時與荷蘭政治人物與資安專家均將其指向是中國所為。¹²這也顯示出兩國對於中態度的警戒與憂慮日深。

再者，在經濟面向上，如表所示，比利時與荷蘭在出口上並不

⁸ “LGX welcomes EUR 800m green bond b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 May 7, 2021, <https://www.bourse.lu/pr-luxse-new-green-bond-from-ccb> ; Jean-Michel Laliou, “Une nouvelle obligation verte pour Bank of China,” *Paperjam*, June 3, 2021, <https://paperjam.lu/article/nouvelle-obligation-verte-bank>.

⁹ Julien Balboni, “La Sûreté de l'Etat se met à nu dans un rapport offensif,” *L'Echo*, November 30, 2018, <https://www.lecho.be/economie-politique/belgique/federal/la-surete-de-l-etat-se-met-a-nu-dans-un-rapport-offensif/10074694.html>.

¹⁰ Fabrice Gerard, “Le terrorisme d'extrême droite au cœur des préoccupations de la Sûreté de l'Etat,” *rtbf.be*, July 1, 2020, https://www.rtbf.be/info/belgique/detail_le-terrorisme-d-extreme-droite-au-c-ur-des-preoccupations-de-la-surete-de-l-etat?id=10534298.

¹¹ “Netherlands, Finland, Canada concerned over China's espionage, influence,” *Business Standard*,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netherlands-finland-canada-concerned-over-china-s-espionage-influence-121021900112_1.html.

¹² Jean-Pierre Stroobants, “En Belgique, le système informatique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 été piraté depuis deux ans,” *Le Monde*, May 26, 2021, 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1/05/26/en-belgique-le-systeme-informatique-du-ministere-de-l-interieur-a-ete-pirate-depuis-deux-ans_6081570_3210.html.

依賴中國，相反的，中國每年從比利時與荷蘭賺取高額的貿易順差，這使得兩國在貿易上反而具備談判的籌碼。此外，由於比利時與荷蘭擁有如安特衛普（Antwerpen）與鹿特丹（Rotterdam）等歐陸水運樞紐，再加上歐盟內部貨物自由流通免關稅的特性，使得這兩國與中國的貨物貿易很大一部分會「再出口」至歐陸的德國、法國與瑞士等地，導致雙邊貿易關係被高估。以比利時為例，根據比利時國家銀行(Banque nationale de Belgique)的分析，這樣的「中轉」貨物約占 2018 年比利時對中進出口貿易總額的 25%-50%。¹³這些特徵都降低了中國以雙邊貿易作為脅迫手段的空間，使得兩國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表、比荷盧國家 2020 年對中國貨物貿易情況

		比利時	荷蘭	盧森堡	總計
對中出口	總額(億美元)	74.57	161.23	2.10	237.90
	占比(%)	3.69%	2.92%	1.56%	2.76%
	排行	第 10 位	第 8 位	第 13 位	
對中進口	總額(億美元)	111.20	504.61	6.72	622.53
	占比(%)	2.50%	10.45%	3.26%	7.74%
	排行	第 6 位	第 2 位	第 7 位	
貿易餘額(億美元)		-37.63	-343.38	-4.62	-385.6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UN Comtrade Database 與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網站。

最後，在國內民意的面面向上，比利時與荷蘭內部也呈現出越來越懷疑中國的傾向。從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跨國民意調查報告也可看出，比利時與荷蘭人民對於中國的負面觀感在這兩年達到高峰，超過 67%的民眾均對中國不滿，其中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人權與自由的尊重以及侵略性外交最受抨擊。¹⁴此外，

¹³ “La menace qui pèse sur l'économie belge est plus belge que chinoise,” *L'Echo*, March 7, 2020, <https://www.lecho.be/lecho/general/la-menace-qui-pese-sur-l-economie-belge-est-plus-belge-que-chinoise/10213137.html>.

¹⁴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Large Majorities Says China Does Not Respect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Its Peopl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30, 2021,

在比利時與荷蘭的穆斯林族群對於新疆維吾爾族議題的影響力不能夠被忽略，2016 年該族群在總人口的占比據估計已經分別達到 7.6% 與 7.1%，居歐洲國家中的第五與第六位，¹⁵透過協助維吾爾族取得政治庇護與提供聲援，間接也促成兩國國會通過譴責中國的提案。

二、盧森堡

相較於比利時與荷蘭所遭遇的安全挑戰，盧森堡並未有重大的間諜與網路攻擊事件傳出。在民意面向上，雖然近年來並未有針對中國事務的民意調查，但盧森堡傳統上被歸類為歐洲政策「追隨者」，不願意對相關議題做太多表態。¹⁶

然而，經濟面向則扮演了盧中關係的核心角色。自 2010 年代起，中國資本便不斷地進入盧森堡的包括貨運、銀行與能源等重要產業部門（參見附表）。在其中，盧森堡對於中國的需求主要表現在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s）領域上。作為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盧森堡的銀行業在其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以 2017 年為例，盧森堡金融服務的出口總值 801.47 億美元，其中對中國（包含香港在內）的金融服務出口總值為 12.72 億美元，約占 1.59%。¹⁷雖然所占比例不高，但我們可觀察到盧森堡一直希望能夠成為歐洲的離岸人民幣中心，¹⁸盧森堡除了是許多中國銀行的歐洲總部，更是歐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513640941/EMBARGOED-Until-6-30-2021-10AM-ET-Global-Views-of-China-Pew-Research-Center#from_embed ; Véronique Kiesel, “71% des Belges ont une opinion défavorable de la Chine: la faute au Covid et à une diplomatie très agressive,” *Le Soir*, October 7, 2020, <https://plus.lesoir.be/330152/article/2020-10-07/71-des-belges-ont-une-opinion-defavorable-de-la-chine-la-faute-au-covid-et-une>.

¹⁵ Conrad Hackett, “5 facts about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29, 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29/5-facts-about-the-muslim-population-in-europe/>.

¹⁶ John Fox and Franç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09,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ECFR12_-_A_POWER_AUDIT_OF_EU-CHINA_RELATIONS.pdf.

¹⁷ 作者查詢自 UN Comtrade Database 網站，網址為 <https://comtrade.un.org/data>。

¹⁸ Alex Irwin-Hunt and Sebastian Shehadi, “Luxembourg strengthens status as offshore renminbi centr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5,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9ac5f2c2-3ab0-4d77-8b49-4eb266767610>.

洲基金投資中國的主要入口（占比達 80%）。¹⁹

目前盧森堡正大力推動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的發展，盧森堡希望得到中國資金協助，中國銀行在 2016 年 7 月於盧森堡證券交易所發行總值達 28 億美元綠色債券，是中國金融機構在歐洲發行的首支綠色債券，在一帶一路協定簽署後，盧森堡在綠色金融領域的發展獲得北京的大力支持，相關綠色債券不斷地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與發行，藉由成為中資境外債券發行的首選之地，將有助於盧森堡的金融產業鏈蓬勃發展，強化其在全球金融體系的競爭力。

因此，在希望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與借助中國資金發展綠色金融的考量下，盧森堡在金融產業上發展相當程度地依靠中國，這無形中使得盧森堡政府的對中立場較為保守。

伍、結論

我們可以看出過往對中關係友好的比荷盧國家近年來開始有了差異，主要受到三國不同的國內發展特色之影響。一方面，安全威脅與民意負面觀感使得比利時與荷蘭政府必須有所回應，經濟上的低度依賴也賦予前者更大的操作空間，使其能夠不畏懼中國的脅迫持續採取批判立場。另一方面，中國幾乎不構成盧森堡任何安全上的問題，然而盧森堡經濟自 2010 年起已與中國多有連結，重要產業金融業又將中國市場與人民幣離岸中心視為發展重點，自然使得盧森堡不願意挑戰中國，而這樣的順從立場也得到北京的正面回應，獲得資金的挹注。換言之，它們對脅迫作為的回應能力更加取決於平時自身的安全挑戰、經濟政策建構以及民意形塑。

的確，就中共在全球針對中小型國家所採取的脅迫作為而言，

¹⁹ Romil Patel, “China-Luxembourg: West to East fund processes,” *Funds Europe*, 2021, <https://www.funds-europe.com/luxembourg-report-2021/china-luxembourg-west-to-east-fund-processes>.

相較於正在「風頭」上的澳洲與加拿大，或是歐盟內部的捷克與瑞典，比荷盧國家所遭遇到的案例不算太多，²⁰然而，北京現今所帶來的安全挑戰以及其對人權等自由民主價值的壓迫，某種程度已經迫使中小型民主國家——即使是那些過往對中友好避免衝突的比荷盧國家——到了一個不得不作出決定與回應的時刻。此外，包括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與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都強調各國合作反制脅迫作為的必要性，²¹因此有必要未雨綢繆將這些不是脅迫作為「主角」的國家一併納入考量，隨著認知到中共脅迫作為風險的中小型國家數量增加與團結一致，方能提高北京日後採取脅迫作為的成本與減損其有效性。

本文作者洪瑞閔為比利時法語魯汶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附表、2014-2021 年比荷盧國家與中國關係大事記

時間	事件性質	主要事件
2014 年		
0121	關係強化	河南航投以 1.2 億美元收購全歐最大貨運航空企業盧森堡國際貨運航空（Cargolux Airlines International）35% 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
0223	關係強化	中國贈送比利時兩隻大熊貓「星徽」和「好好」。
0323	關係強化	荷蘭與中國發表《開放務實的全面合作伙伴關係聯合聲明》。

²⁰ 如以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在 2020 年 8 月所發表報告《中國共產黨的脅迫外交》（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ve diplomacy）為例，其所蒐集中共針對政府的 100 個脅迫案例中，澳洲與瑞典分別占 17 例與 7 例。

²¹ 參見 Fergus Hanson, Emilia Currey and Tracy Beatti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ve diplomacy,”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aspi.org.au/report/chinese-communist-partys-coercive-diplomacy>; Romil Patel, “Measured response: How to design a European instrument against economic coerci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3 June, 2021, <https://ecfr.eu/publication/measured-response-how-to-design-a-european-instrument-against-economic-coercion/>.

2017 年		
0701	關係強化	聯想控股以 15.3 億歐元收購盧森堡前 20 大企業盧森堡國際銀行（La Banque Internationale à Luxembourg）89.936% 的股份，取得經營權。
2018 年		
0408	關係強化	荷蘭總理呂特（Mark Rutte）率領史上最大經貿團訪問中國。
0731	關係強化	中國南方電網以 4 億歐元收購盧森堡能源供應管理企業 Encevo 25.48% 的股份。
1017	關係強化	比利時總理米歇爾（Charles Michel）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民用核能、運輸、港口多項合作協定。
2019 年		
0327	關係強化	盧森堡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0411	間諜與網路攻擊	荷蘭媒體指稱中國竊取半導體設備製造商艾司摩爾（ASML）的技術機密。
0516	間諜與網路攻擊	AVID 指控華為在電信業者的網路中安裝後門竊取資料。
1009	反制作為	荷蘭眾議院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決議案。
1030	間諜與網路攻擊	比利時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VUB）孔子學院院長宋新寧因涉及間諜行為被禁止入境。
1117-1122	間諜與網路攻擊	比利時公主艾思特瑞德（Astrid）所率領的經貿團訪問中國期間遭到大量網路攻擊，最高達每小時 135 次。
2020 年		
0417	間諜與網路攻擊	華為被指控竊取使用其技術的荷蘭運營商 KPN 的通訊數據資料，其中包括前首相巴克南德（Jan Peter Balkenende）的通話紀錄。
0427	脅迫作為	荷蘭在台辦事處更名引起中國外交部強烈抨擊，環球時報宣稱將對荷採取禁運以及中斷醫療物資出口作為反制。
0515	間諜與網路攻擊	VSSE 指稱中國涉嫌透過協助翻修馬爾他駐布魯塞爾大使館裝設間諜裝置監控鄰近歐盟機關的運作。
0716	反制作為	比利時聯邦眾議院通過「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決議案。
1003	脅迫作為	研究員方文莎揭露中國駐比大使館對新疆維吾爾問題的比利時研究人員進行恐嚇、施壓學術機構、威脅利誘當地學生與海外華人協助調查與監控。
2021 年		
0125	反制作為	比利時沙勒羅瓦市（Charleroi）議會通過「反對新疆再教育營與對維吾爾人的虐待」決議案。

0225	反制作為	荷蘭參議院與眾議院通過「中國處理境內維吾爾人的方式為種族滅絕」決議案。
0303	反制作為	比利時佛拉蒙大區議會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決議案。
0322	脅迫作為	中國對歐盟有關機構和人員實施制裁，其中包含：(1) 比利時與荷蘭國會議員各一名。(2) 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的比利時籍委員三名、荷蘭籍委員一名、盧森堡籍委員兩名。(3) 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三國委員各一名。
0323	反制作為	比利時副首相兼外交部長威爾梅斯 (Sophie Wilmes) 召見中國駐比大使曹忠明表達抗議。
0323	反制作為	荷蘭外交部長卜洛克 (Stef Blok) 召見中國駐荷大使談踐表達抗議。
0325	反制作為	盧森堡外交部長艾索柏恩召見中國駐盧森堡大使楊小茸表達抗議。
0326	反制作為	比利時聯邦參議院通過加強台灣國際社會地位決議案。
0331	反制作為	比利時瓦隆大區議會通過「譴責對新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使用暴力」決議案。
0421	反制作為	比利時法語區議會通過「譴責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拘留、使用強制勞動、強制絕育和其他暴力行為」決議案。
0426	反制作為	比利時列日市 (Liège) 議會通過「譴責中國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迫害」決議案。
0505	間諜與網路攻擊	比利時內政部長范奎肯柏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 表示阿里巴巴集團在列日 (Liège) 機場所經營的物流中心可能被中國情報部門利用以獲得敏感情報。
0507	關係強化	中國建設銀行 8 億歐元綠色債券在盧森堡上市。
0521	反制作為	比利時聯邦參議院通過「譴責剝削新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強迫勞動系統」決議案。
0525	反制作為	荷蘭四大退休基金削減對涉嫌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的中國公司投資。
0526	間諜與網路攻擊	比利時內政部資訊系統疑似被中國駭客入侵至少 2 年。
0603	關係強化	中國銀行 5 億歐元與 5 億美元綠色債券在盧森堡上市。
0708	反制作為	比利時聯邦眾議院通過「認定新疆維吾爾族面臨種族滅絕的高度風險」決議案。
0723	反制作為	荷蘭阿納姆市 (Arnhem) 因中國侵犯維吾爾族人全而宣布中止與武漢姊妹市關係。

資料來源：洪瑞閔整理自公開資料。

The Management and Response of Benelux Countries vis-à-vis China's Coercive Behaviors

Jui-Min H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ing the Benelux countries as study subject, discusses how small-medium sized countries can handle the coerciv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China. The relationship of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 is becoming more tense, while Luxemburg continues to enhance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difference mainly stems from different domest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heir response capability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ve actions is decided by the three factors of security, economics and public opinion. Compared to Australia and Canada which are currently in the "cross-hairs" or the EU's Czech Republic and Sweden, there haven't been many cases of coercive behavior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gainst the Benelux countries. However, the security challenge that Beijing poses today and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and democratic val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are issues that all small-medium countries must consider and face up to.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unity is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coun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ve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the cases involving the Benelux countries can increase the risk understand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edium-small countries, and increase the costs and de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ercive behavior adopted by Beij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Benelux countries, coercive behavi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